

裘山山文集

八月蝴蝶黄

裘山山短篇小说选

裘山山 著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裘山山文集

八月蝴蝶黄

裘山山短篇小说选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裘山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蝴蝶黄：裘山山短篇小说选 / 裘山山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裘山山文集)
ISBN 978-7-5399-8886-3

I. ①八… II. ①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698 号

书 名 八月蝴蝶黄：裘山山短篇小说选（裘山山文集）

著 者 裘山山

责任编辑 汪 旭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86-3

定 价 190.00 元（全 7 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八月蝴蝶黄	001
梦魇香樟树	019
天天都有大月亮	040
锁着的抽屉	063
等待星期六	086
卡萨布兰卡的夜晚	104
廖叔	120
瑞士轮椅	138
传说	146
周末音乐会	161
保卫樱桃	170
靳师傅的太阳光	183
一条毛毯的阅历	198

春天的一个夜晚	210
搭车记	224
教我如何不想他	236
天不知道地知道	251
野草疯长	267
脚背	284
腊八粥	292
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	303
致爱丽丝	324
你的名字我做主	338
大雨倾盆	354
意外伤害	370
吉娜之夜	386
寒露寒	401
课间休息	418

八月蝴蝶黄

离车站还有百米远，汽车就开始减速了，慢吞吞地向前滑去。透过雨迹斑斑的玻璃窗，可以看见狭窄清冷的街道。寥寥无几的行人被汽车溅起的泥水赶到了街边的房檐下，贴着墙根歪歪扭扭地走着。

秋园走下车，在花白的头顶上撑开一把伞。她知道这小城会下雨，早预备下了。然后提起皮箱，小心翼翼地绕过大大小小的水洼，向县城走去。

街面还是那么坑坑洼洼，被雨水糊弄得不像样子。不过这雨丝和水洼，却使她感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拐弯过去，像是一条新发展起来的街道，几幢鹤立鸡群的高楼，挂着五花八门的牌子，既有几分气派，又有几分夹生的味道。临街的各种铺子，和省城一样，被花里胡哨的时装充斥着。她走上老街，老街却没什么变化，也许是太窄了。街两旁仍是低矮的房屋。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掐藤藤菜，注意地看了她一眼。门前的大木盆里泡着脏衣服，任雨水淋着。这条街她太熟悉了。那时候她每次从这街上过，都会一家家地猜测：这家人过得好吗？这家人吵架吗？这街上有唯一的一家卖文具的商店，还有一家可以看连环画的书铺，她就常来。她没有钱，常常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走，然后就坐到书铺里看几本连环画。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白雪公主的文具盒，实在太喜欢了，每天都梦见，就狠了狠心，剪掉自己的辫子。她拿着辫子换来的钱——这钱除了买文具

盒，还能看好几本连环画呢；一路小跑着来到这儿，可所有的文具盒都在，偏偏白雪公主那个被人买走了。她哭了，一个人蹲在校门口，不愿回到姨妈家里去。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和蔼地问她为什么哭。她看了他一眼，这是个瘦瘦高高、额角上有一撮头发可笑地翘在那儿的男人。她抽抽搭搭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年轻男人笑了，变戏法儿似地从腋下取出个文具盒，正是白雪公主。“这是我给我女儿买的，你拿去吧。”“那你女儿也会哭的。”“她昨天夜里才生下来。”两人一起笑了，大的仰着脸，小的也仰着脸，尽管眼角还挂着泪。

那年秋园才十二岁，刚在这小城一年。

秋园犹豫片刻，收起伞走进了那家商店。店内仍有文具卖，本子，铅笔，削笔刀，都比过去好看，文具盒已经是塑料泡沫的了，图案很漂亮。她看了许久。店内是三四个年轻姑娘，那时候可是两个半老头子。她买了个小熊猫弹钢琴的文具盒。服务员很热情，不知是看出她远道而来，还是原本就脾气好。对面的那家书铺已改成了理发烫头的店堂，只在门外搭了块席篷，摆着看连环画的摊子。秋园站了一会儿，很想摸摸那些坐在小凳子上看书的孩子们的头。

雨渐渐停了，但天还阴着。在这个地方，一年中难得有几次云和天是分开的。云太厚太严。索性就成了灰色的天。当初母亲把她送到这儿时，天就是灰的，五年之后她离开时，天还是灰的。即使是夏季，也难得见太阳，又阴又闷，弄得这小城里的人总是脸色苍白。

雨一停，街上人骤然增多。不时有人打量她。她不相信人们会认出她，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姑娘们穿得很鲜艳，各式各样的毛衣，尼龙衫，给这灰冷的街道增添了光亮和色彩。秋园终于走出老街，来到城东头。

在县中学门口，她站住了。校园静悄悄的，是星期天。一幢新教学楼站在操场边，正对着新楼的地方又开了个新校门，挂着青江中学的牌子。

她站在老校门边上，她曾蹲在这儿哭过，在这儿第一次见到她的韦老师。进门仍是一条用碎石子铺成的路，有些地方石子已被踏进泥水里，看不见了。从这条路走进去，穿过老师办公的几排平房，再绕过一口老井，就是韦老师的家了。他还住在老地方吗？秋园忽然心里没底，腿软，便掉转头，离开了老校门。

学校对面有个破旧的大院，原是个寺庙，后来改作住校生的宿舍了。那大院后墙角有一片荒芜的草丛。秋园不住校，却常常跑去玩儿。有一次她在门口又碰见了送她文具盒的年轻男人，她像老熟人似地冲他笑。那人揪了一下她的小刷把说：“毛丫头，走路手脚还不老实。”她马上挽起裤腿说：“瞧，我皮肤过敏了。”小腿上果然有许多红斑块。她总是不能适应这小城潮湿的气候。那人皱皱眉，立即转身进了院子，过一会儿，拔出一大把艾草来。“走，我给你洗洗去。”他领她到了他家，用铜茶壶把艾草熬成水，蹲在地上帮她洗着。秋园坐在高凳子上，两手在他乌黑的头发里玩儿着。“你这撮头发干嘛老翘着？”“那是茅草变的。”两人又一起笑了。秋园忽然凭她孩子的直觉想，这个人和她最亲。后来，她知道了他是她们学校高中部的国文教师，姓韦。她就常来玩儿了。就是在韦老师的熏陶下，她逐渐喜欢上了文学。

秋园一直朝前走，来到了城边的桥上。三十七年前她和韦老师就是在这桥头分手的。那时这小城还没有长途汽车。两人在桥头站了很久，任密密的细雨浸湿头发和衣服。船开后，她还看见韦老师一直站在桥头。她哭了，她以为是永别。

但那时她毕竟只有十七岁。回到省城后，正值全国解放。新生活热火朝天。她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古籍出版社。接下来就是结婚，生孩子。她像是不由自主地被生活推着向前。慢慢地，她淡漠了小城的记忆，淡忘了韦老师。虽然她有时也想，今后我会去看他的。

那一年，她冷不丁被打成右派，丈夫很快就带着儿子离开了她，给她留下了个刚满月的女儿和所有的痛苦。她在孤寂和悲伤的夜晚里想起了韦老师，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在这世界上只有韦老师才是她最亲的亲人。她流着泪给他写信，哭诉着种种不幸，她想把女儿托付给他，甚至还想……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她就改变了主意，她怕自己是右派，会连累他。于是她烧掉了信，把女儿托付给母亲，自己到农场去了。每当她感到孤单时，她就想起韦老师亲切的目光。她真想回到那小城去寻找依靠，寻找温暖，可她却一个字也没给韦老师写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她看到农场子弟校的老师都被揪斗了，不由担心害怕起来。韦老师可经不起这么折腾呀，但愿小城里的人厚道些。她天天想着，寝食不安，便写了封简单的信，询问情况。刚写完信还没装上信封，就有人来通知她第二天也去“接受批判”，她又呆呆地坐了一夜。从那以后，一晃又是十年。她被通知平反，回原单位工作。当她有些麻木地整理旧信时，才发现自己给韦老师的信根本没有寄出。望着镜子里花白的头发，她的心冷透了。她不再想写一个字。就是写，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能说清么？她什么也不再想不再希望，只求安安静静地过完余下的生活。

但是不行。她起初和女儿住在一起。可女婿不知从何时开始热衷于做生意了，甚至不顾她的阻止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组建了一个什么“有限公司”，女儿还挺支持。两口子在饭桌上都是谈“出手”、“包销”、赚、赔之类的话题，并且整日有人来找，摩托车进进出出。到后来干脆连儿子也入伙了，在此之前儿子很少来看她的。她终于有些受不了，固执地搬到了出版社，独处。可还是不能清静。她那位已离婚二十多年的丈夫提出要和她复婚。她知道他是诚恳的，真心实意的。但她不愿接受他的忏悔。当一个女人最需要丈夫的时候，他不能站出来，那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可丈夫仍固执地来找她，最近几乎天天来。她客气地对待他，不肯说一句有商量余

地的话。她奇怪自己怎么会和他生活在一起，还生了两个孩子。她不认为他讨厌，只觉得他陌生。

上个月，出版社领导让她休息一下。她得了二十天的假期。上哪儿去呢？她从来没有休过假，儿女都在一个城市里生活，母亲也早已去世，无处可去。她想，应该去小城。她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想去小城。直到买了车票，她还在心里说，我不过是想回避一下孩子的父亲，不过是想给姨妈上一下坟，不过是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她就带着这惶惑的心情踏上了路途。

一阵冷风夹带着树梢上的雨水吹过来，使她感到了寒意。这小城极脆弱，一场秋雨就开始瑟瑟发抖了。秋园离开桥头，向回走去。她的情绪平静下来。心境也明朗多了。一种在濛濛细雨和湿润的泥土中产生的亲切气息温柔地包裹着她。

走进校门，走过碎石铺成的小路，拐过那口老井，秋园一眼看见了从小院中伸出长长脖子的两棵桉树。这是她和韦老师种下的。长这么高了，甚至已经老了，有一棵只剩下顶端的一簇绿叶，像蘑菇似的伫立在灰色的天空下。

小院的门半开着，没有一点儿响动。墙角残留着的老丝瓜悬吊在墙头上。几丛半人高的红蓼花孤寂地开放着，叶子黄了，花还很红。院里湿漉漉的，却很干净，只有几片细长的桉树叶贴在水泥台阶上。秋园踏上去，轻声喊道：“有人吗？”

右边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老人出现在秋园面前。头发全白了，仍是瘦瘦的，高高的，只是背有些驼，但并没有老态龙钟的模样。他看着秋园，摘下老花镜，又眯缝起眼睛。

秋园在看见他之前，一直想象不出韦老师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在她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韦老师年轻时的模样。可现在一见到他，她又觉得就该

是这样的，一点儿也不陌生。

“韦老师。”她轻轻叫了一声。“我是秋园。”

“秋园，是你？”韦老师喃喃地，又注视了片刻，眼里终于闪出了光亮。
“来，进屋来吧。”韦老师拉过她的手，哆嗦了一下，领她走进屋里。

屋里已经生了炉子，一把铜茶壶在红红的火上沸腾着。这铜壶秋园三十多年前就认识了。桌上摊满了书本，稿纸和笔。韦老师拿起一条大理石镇纸压在散乱的稿纸上，然后给秋园泡了杯茶。看上去他还挺硬朗，像个五六十岁的人。他应该快七十了。两人对坐着，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竟同时笑了起来。这一笑，使分别三十七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短得就像一天。俩人仍然没有说话，秋园在心里却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亲切，鼻子便止不住地发酸。

韦老师走到桌边，拿起老花镜，擦了擦，想戴上，不知怎么，却掉了桌下。他想去捡，却弯不下腰去。秋园连忙站起来帮他，她毕竟年轻些，一弯腰，够着了。“哟，摔断了。”秋园说，讲了进屋后的第一句话。她看见了韦老师眼里的泪光。韦老师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两人又坐下来。

“你好吗？”

“好。你呢？”

“好。”

铜壶里的水扑扑响着，热气直冲房顶。秋园站起来，脱了外衣。

“我很怕冷，总想烤火。”韦老师笑着说，像个孩子。

秋园看着他，他的脸颊上已有了少许的老年斑。额角上的那撮头发还硬朗朗地翘在那儿，只是变白了。她真想走过去，摸摸那头发。

自从韦老师送给秋园文具盒后，秋园就喜欢上了韦老师，以一个十二岁小姑娘单纯心地喜欢着。父亲离开他们后，母亲就把她托付给了这个小

城里的远房姨妈。姨妈是个从未出嫁过的女人，性情孤僻。尽管她对秋园很好，秋园还是从心里害怕她。以前秋园感到孤单时，就到太阳底下去玩儿，明晃晃的阳光让她心里不再有阴影。可这小城连太阳也没有。她孤单得像一棵误种在沙滩上的小树。认识了韦老师以后，秋园觉得她不孤单了，韦老师笑眯眯的脸就是小城的阳光，使她心里不再有阴影了。特别是当他揪着她的小刷把，叫一声：“哭鼻子的白雪公主”时，她心里就溢满了幸福。韦老师还领着她去看他的小女儿。小女儿的脸又红又皱，叫她害怕。韦老师给女儿取了个别致的名字：东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以后咱们有了儿子就叫南山。”韦老师比画着，对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说。可后来，他妻子却病故了。

秋园看着墙上那张父女俩的合影，问道：“东篱呢？”

韦老师没有回答，秋园回头一看，韦老师已不在屋里了。

秋园离开小城时，东篱才五岁，韦老师也才三十来岁。她忽然想，韦老师后来没有再娶了吗？相框里没有别的女人。在左右两边的相框里，嵌着好几张集体合影，韦老师站坐在学生中间，温和地笑着。有一张黄了。

韦老师走进屋来，拿了两个红红的石榴。“秋园，还喜欢吃石榴吗？”

秋园笑笑，说：“好些年没吃了。”

韦老师说：“东篱大学毕业就留校了，儿子都上中学了。”

秋园说：“你干嘛不去和他们住？”

韦老师掰开石榴递给秋园，没说话。秋园想，也许这里还有他别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韦老师说：“你看，桉树都长老了。可惜太瘦，总也挨不到一起。”

秋园想说，地底下的根是纠缠在一起的。可她忽然明白了韦老师的意思，就没有说出来。

两人都盯着窗外。

“我想给姨妈扫墓，秋天行吗？”

“行呀，等天晴了，我和你一起去。”过了一会儿，韦老师又说：“东篱回来，也总要去。”

秋园记得东篱还不满周岁时，韦老师的妻子就死了。韦老师一下子变了。虽然还对秋园笑，目光却是忧郁的。秋园很难过，还偷偷地哭了几次。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韦老师高兴起来。有一天，姨妈给了她两个很大的橘子，她赶紧揣着去找韦老师。老远就听见孩子在哭。推开门，韦教师的屋子竟那么乱，那么脏。秋园懂事地晃着摇篮，哄孩子睡觉。韦教师挽着袖子在洗衣服，看见秋园那小大人样，他笑了。从此以后，秋园每天放学都来，韦老师一边忙碌一边教她背古诗。有“床前明月光”，有“日照香炉生紫烟”，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很多很多，秋园都很喜欢。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李白的《长干行》。这首诗很长，韦老师也没有给她讲解，她还是很快背会了。她一边晃着摇篮，一边像哼催眠曲似地背着《长干行》。她不是很理解，总觉得这些五字一句的诗里，有一种她憧憬着的东西，有一种她很喜欢的情趣，这一切似乎也存在于她和韦老师之间。她总想多为韦老师做些什么，成天跟在韦老师身后弄这弄那，显得挺能干。不过韦老师的屋里仍然一塌糊涂。“我让姨妈帮你带篱篱。”秋园终于想出个办法。韦老师担心那孤僻的女人不肯，不料秋园竟把她说通了。这下韦老师解放出来了，秋园也跟着松了口气。姨妈一直把东篱带到五岁，如果不是病死，她会把她带到上学的。当然，姨妈如果不死秋园也不会离开小城的。

秋园心里又浮起了那个疑团，但她没有问。

“东篱还记得我吗？”

“记得。你那篇《九月的秋雨》，她一直很喜欢。”

“《九月的秋雨》？”

“忘了？那年你拿它去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得了个优秀奖。”

秋园当然没有忘。可她不想去触动这桩往事，就像不愿问姨妈临死时说了什么一样。

韦老师又说：“回来时我去接你，你穿了件阴丹蓝旗袍……”

“韦老师……”

……秋园走下船，看见韦老师吃惊地望着她，张了一半的嘴竟没有喊出她的名字来。秋园却什么也没察觉，仍像以往一样向韦老师跑来。跑近了，她才发现韦老师异样的目光。“韦老师……哦，这是妈妈一定要我穿的，好看吗？”不知怎么，秋园忽然脸红了，声音也不自然起来。韦老师掉转头，不看她，平淡地说：“不好看。秋园，不要穿这个，你是小姑娘。”秋园顺从地点头，但还是小声说了句：“我已经十七岁了。”

打那以后，秋园感觉到韦老师变了，让她难过。

空气变得潮湿而又沉闷，天色暗了下来。两人都沉浸在往事里，默默地坐着。

“该做晚饭了。”秋园忽然说，打破了沉默。韦老师拉亮电灯，不觉笑起来。

第三天早上，天气竟意外地晴了。太阳破了云，露出几块蓝色的天。韦老师和秋园不约而同地起了个大早。韦老师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秋园倚门看着。

这几天他们哪儿也没去。伴着紧一阵、稀一阵的雨声，天天聊到深夜。秋园谈她的儿子、女儿，和离了婚的丈夫，韦老师谈他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两人都不再触及他们之间的往事。秋园在书架上偶然发现了她留给韦老师的日记和那篇获奖作文《九月的秋雨》。纸已经黄了，被韦老师一张张小心地夹在硬壳本里。秋园心里暖暖的。她悄悄放了回去，什么也没说。可日记里引用的那几句诗，却老在她脑里盘旋。那是《长干行》里的：“十

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秋园后来才知道韦老师一直没有再婚。学校待他很好。现任校长就是他以前的学生。他不愿搬到别处去住，学校就把这旧房子翻修了一下，围成小院，还给他接上了自来水管。韦老师退休后，就开始从事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即《墨经》的研究。秋园翻看了一下，什么“经上”、“经说”、“大取”、“小取”，已写下大量的文稿，但都没有串成章，需要整理。韦老师写字很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秋园便动手帮他。三四天下来，已经整理出一篇了。

秋园看着韦老师神情专致地打着太极拳，不由地笑道：“韦老师，你身体还那么好。我一路上胡思乱想着，怕你老态龙钟了呢。”

韦老师把双手收到胸前，做完了最后一个动作。秋园把毛巾递给他。

“前些年不太平的时候，我一点儿没受罪。就是看见学生不好好读书，心里难受。”韦老师笑着说。

“所以你就研究起《墨经》来。”

“说不上研究。《墨经》错简多。我原先只想做一些改正训诂的工作。不想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反正没别的事，就让故纸堆埋着吧。”

“这是挺有意义的事。我这几天整理时就感到很有兴趣。墨家不愧是辩证法的大师。”

韦老师点点头。两人说着话，吃了早饭。

学生们已经来上学了。校园里一片沸腾。一个球滚到了韦老师脚边，他捡起来，用力扔给追过来的几个学生。

“多好，天天看着孩子们笑呵，跑呵。”韦老师说，领着秋园穿过操场向外走去。

秋园愉快地望着他额角上那一撮翘起的白发，仿佛又回到了当学生的

时候。如果自己当年真能够有勇气留下来，也许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可以免去了，会有个宁静的幸福的一生。

“秋园，想什么呢？”韦老师问她。

“哦，没想什么。”秋园笑笑。“你瞧，城里人都不认识我了。”

两人来到一家小铺，给韦老师修好了眼镜架，又在街口买了两大把白菊。秋园捧着菊花，不时地低下头来闻着。她很喜欢菊花苦香的气味儿。他们一起向城外的小河边走去。太阳真的出来了，这小城难得的太阳。

“秋园，你把太阳带来了。”

秋园愉快地微笑着，仰脸看看天空。

韦老师看着秋园那张在阳光下变得年轻的脸庞，忽然说：“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了。东篱已经长大成人。你，我也见到了。本来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走过桥头，穿过河滩，就能看见坟地了。

坟地一片荒芜。也许是因为秋天，也许是因为这些年很少有人来了。姨妈的坟和东篱母亲的坟挨着。这是当时韦老师的意思。

两人把菊花放在坟前，便动手扯那些缠在坟上的乱草枯藤，幸而一直下雨，土很松。清理完乱草后，秋园又从别处捧了些土来，盖在坟头。韦老师则到河滩上找了两块白色的鹅卵石，压在坟头的新土上。

两人都出了一身汗。

韦老师想脱掉外衣，看看手上尽是泥土，就叫秋园到河边去洗手。秋园默默地站在姨妈坟前，没有听见。韦老师又一次说：“秋园，我们去洗洗手吧。”

秋园回过头来，看着他。

“韦老师，我姨妈临死的时候，对你说过什么？”

韦老师没有回答，独自向河边走去。

从那次秋园参加作文比赛回来，韦老师就和她疏远了。以往他星期六去接东篱时，总要在姨妈那儿吃了晚饭再走，后来却来去匆匆。秋园感到难受和不解，她赌气不再去那个温暖的小屋。好在她已经是韦老师真正的学生了，每天上课总还是要见的。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韦老师来上课，脸色不大好。秋园有些担心。但一讲起课来，韦老师又神采飞扬了。他讲的正是李白的《长干行》，秋园也听得格外认真。但不知怎么，听着听着，她伤心起来。“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可扫，落叶秋风早。”窗外正是秋风卷落叶的凄清景象，想到有一天她也会离开韦老师，韦老师的门前也将生满绿苔，又想到这些天韦老师对她的态度，泪水便抑制不住地淌下来。放学后，她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写了满满两大篇日记。她的心灵渴求和韦老师在一起，像秋日的蝴蝶，老了，黄了，仍翩翩相伴不分离。

这天晚上，天又下着小雨，到了八点多，韦老师还没有来接东篱。秋园打着伞，和姨妈一起去送东篱。屋里黑黑的，秋园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她拉开灯，发现韦老师倒在床上，一摸额头，烫得吓人。姨妈让她赶快喊校医，她连伞也顾不上拿就出了屋子。在黑乎乎湿漉漉的夜里，她的泪水也一个劲儿地流淌着。

一阵忙乱之后，校医走了，隔壁的老师也走了。医生说是重感冒，需要好好休息。秋园一直呆立在墙角，直到屋里空无一人，才走到韦老师身边，蹲下身来。

“韦老师，”一开口，她的泪水又涌了出来。“都怪我，我不该跟你生气，我该来看你的……”

韦老师疲倦地笑笑：“傻姑娘，不要紧的。”

铜壶里的水开了，扑扑响着。姨妈为韦老师升上炉子，又到厨房煮面条去了。秋园站起来，倒了杯热水让韦老师吃药。